

阅读的奇异经历

置身于现在的时代，不幸到永远也无法回到文化的未开化状态，因此，一个企图在精神领域有所领悟的人，就必然被迫跟书生活在一起。照列奥·施特劳斯的严苛说法——生命太短暂了，“我们只能选择和那些最伟大的书活在一起”，“在此，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，我们最好从这些最伟大的心灵中选取一位作为我们的榜样，他因其共通感（common sense）而成为我们和这些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那个中介”。

可是你没有恰好生于书香世家，也没在很早就遇上一位教你如何阅读的老师，当然就不会走运到一开始就遇上那些伟大的书。对书抱有无端爱意的你，开始阅读的，只能是你随意遇到的那些——小时候，是战天斗地的连环画，地摊上有头无尾的儿童读物，动物的凶残和善良；稍大一点，大人藏在抽屉里的书被悄悄翻出来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过是神鬼出没的无稽传说，形形色色的罪案传奇，以男女情事为核心的拙劣编造……运气好一点，你会碰上巴金的《雾雨电》，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，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，甚至封面上印着“鲁迅”的《呐喊》。

那时候，你把从各种渠道弄来武侠、言情、校园小说包上封皮，偷偷摸摸地在教室里经历别人的喜怒哀乐。很快，你有了平生第一次莫名其妙的委屈。有个跟你一样喜欢读书的家伙，把一本看卷了边的书像往常一样丢在你的床上，封面上是个妖娆的女人。你还没来得及翻看，书就被没收了，对你期许甚深的老师不待你辩解，就对你一顿批评，并从此不再理你。

没错，这不过是你事后的回忆，读这些文字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什么是传奇、武侠，更不会知道，有些故事旨在引逗你想象异性日常之外的样子——只有对书的盲目热爱（Eros）引导着你。

你从一个藏书颇富的人家搞到一批历史小说，《杨家将》《薛刚反唐》《罗通扫北》《三请樊梨花》《朱元璋演义》……那一年在瓜棚里，你还不知道有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女孩正满怀忧愁地盯着这个世界，只顾沉浸在那些早已老旧的故事里，忘记了周遭的燥热，忘记了太阳正慢慢落下西山，直到一本本厚厚的书翻到最后一页，直到再上学时，你不知为什么再也看不清黑板。

戴上眼镜的你到县城去上学了，那些小小的博学者开始出现，他们嘴里，全是些陌生的故事和人名，全是你没读过、也从未听说过的清词丽句。恍若走入飞地，飞地上的一切，你都那么陌生。好吧，那就开始领略这个美丽新世界。你每天早晨五点准时起床，背一个小时的诗词，然后去跑步，胸怀里全是“少年心事当拏云”的豪情。

夜晚，你去读那些陌生的名字写下的陌生故事。你当然记得，那天有人丢给你一本大仲马的《三个火枪手》，说可以完全代替你脑子里那些满是手汗污垢的租来的小说。你严严实实地蒙在被子里，借着手电筒的光照，一口气读完。此后两个小时的短暂睡眠，你在半梦半醒间跟达尔达尼央不停地说着话，仿佛在为他筹划，也好像是在劝说自己，用的是庄重的大腔圣调。睡梦中的对话让你疲惫不堪，幸亏同宿舍人的起床声，唤醒了

精疲力尽的你。

你绝对不会忘记，那个第一次吻你的女孩带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。这个名字拗口的人写的书又厚又重，情节紧张到让你在溽暑里满身冷汗，你才不管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结局如何，只急着要知道那个纯洁的女孩索尼娅最终是怎样的归宿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书读完了，你一直擎着书的左手开始抽筋。用冷水洗把脸，你兴奋地写好一封信，骑行了六十里路，把信悄悄塞进她的邮箱。

那时候你肯定不会知道，出于热爱的读书时光已经结束，而那个女孩，也将在不久之后决绝地离你而去。

二

你找来了各个学校开列的文史哲书目，比较，甄别，剔除，然后手抄了一份自己的定本，从头到尾读起来，读罢一本，划掉一本。你根本不明白当时哪来的好胃口，不管什么类型的书，只要是这份书目上的，《诗集传》也好，《判断力批判》也罢，或者是《蔷薇园》《薄伽梵歌》，你都能兴致勃勃地读过去。有时候从图书馆出来，夜已经很深了，路两旁是婆娑的树，抬起头，能看到天上密密的星。那样的晚上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股力量，让你觉得身心振拔，走路的时候，脚上都仿佛带着弹性。

以后你会经常想起那些日子，想起你初读索福克勒斯时感受到命运的肃杀，想起你竟然无知到连读《天官书》都用白文本，想起你对读莱辛和罗丹时的惊喜，想起你读完《高老头》时内心的悲愤，想起你读《元白诗笺证稿》时的肃然之感，想起你发现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逻辑矛盾时的欣喜，想起你在摇曳的烛光里读完了黑格尔的《美学》，蜡烛也渐渐烧完，“噗”的一声，你沉浸在怡人的黑暗和静谧里。

即便有这样的美好时光，你还是骗不了自己。虽然书单上剩下的书越来越少，可书中的世界依然纷繁复杂，你也并没多少让自己身心安顿的所得。因为缺乏共通感，你没有找到自己的榜样，并未出现的那个人，当然也不会成为你和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中介。你变得焦虑，转而根据正在读的书的脚注，来寻找下面该读的书，努力找到每本书更高的精神来处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你一定是得了“大书贪求症”，每天都规定自己读起码多少页“伟大的书”。你当时的想法是，等有一天把这些“大书”读过一遍，那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一定会显露出它澄澈的面目，跟你平常看到的那个绝不相同。事与愿违，你不光没有读懂那些大书，身心还仿佛被抽走了一些什么，连阅读平常书籍的乐趣都失掉了。那时，你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质疑，觉得你肯定不是被选定的读书人，竟有段时间什么书也不看了。那些美丽的夜晚不再有了，脚步也渐渐失去了弹性。

你闷坐在宿舍里，蔫蔫的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头。走廊上语声渐渺，你看见自己在一间灯火通明的屋子里读书，情境好像是冬天，你身上裹着毯子。其时你大约是被书迷住了，因为你不断用已经发红的手掌拍打着桌子。一个不知是什么的东西，黑魇魇地向读书的你袭来，拿走了你的什么东西。读书的你丝毫没有觉察，继续不时地拍一下桌子。你大声地提醒读书的你注意，但声音仿佛被什么扼住

了，压根发不出来。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读书的你，被那个黑魇魇的东西不停地从身上一次次拿走什么。读书的你仍然没有注意，还在兴高采烈地拍着桌子。你看见读书的你一点点枯槁下去，只剩一副支离的骨架。这时，那个黑魇魇的东西又来了，直奔那副骨架。你实在急坏了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提醒那个读书的你，快跑！快跑！读书的你依然一动不动，黑魇魇的东西碰上骨架，骨架慢慢倒下。你走上前，要扶起那副骨架，骨架慢慢转过了头，突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你袭来。你觉得身上有个地方咯噔一下，什么东西确定无疑地流失了。你从梦中醒来，好大一会儿不能动弹。

三

在此之前，你只知道，叶芝拥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，相信“一扇看不见的大门终会打开”。可你并不相信，因为你为自己制作的书单差不多读完的时候，那扇紧闭的大门并没有敞开，有一种什么东西，始终横亘在你和书之间。你也慢慢明白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障碍。一位你敬重的前辈学人，就很长一段日子里困在各路经典里，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厌烦情绪。有一件事情始终让他一筹莫展，“如果心仪古典作品的话，该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生活环境与这些作品建立起活生生的联系”？那些伟大的书一直都在，却从未进入活生生的日常世界。

差不多到这时，你才意识到，仅靠年少情热去读那些沉默的书，任凭你横冲直撞，它们紧闭的大门并不会因为迁就而轻易敞开，自己还会因为碰壁太多而失去基本的阅读热情。想到这一层的时候，你仿佛看到那扇此前紧闭的大门，慢慢地闪开了一道缝隙，有澄澈的光流泻出来。从这条小小的缝隙里，你略微窥见了某种被称为“宫室之美，百官之富”的东西，心下快活自省，口不能言。

你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初读《笑傲江湖：传剑》时的情形——一代宗师风清扬出场，令狐冲进入习武的高峰体验。在风清扬指导下，令狐冲一时“隐隐想到了一层剑术的至理，不由得脸现狂喜之色”，一时“陡然之间，眼前出现了一个生平从未见过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天地”。你心中涌起了什么障碍被冲破的感觉，顿觉世界如同被清洗过一遍，街道山川，历历分明。

你不再咬紧牙关，要把无论怎样艰深的书都啃下来。你试着寻找阅读中的“为己”之道，尝试去理解德尔菲神庙的箴言，“认识你自己”，接受你自己，学着辨识自己的性情，并根据自己的性情所向选择读物。那些离你或远或近的“大书”，不再只是“他人的故事”；那些伟大心灵的神态和举止，有时就你面前清晰起来——他们甚至会不时参与你对日常事务的判断。

“书到今生读已迟”，即便你有再好的运气，也永远不会知道，苏格拉底是如何阅读那些古代圣哲著作的；更不会知道，色诺芬是不是从学之后，明白了“人在哪里可以变得美好”。但你现在确信，有些人就如苏格拉底一样，在引导人过一种亲近幸福的生活。你现在也相信，那个关于苏格拉底的阅读传言是真实的，他说：“古老的贤人们通过把他们自身写进书中而留下的财富，我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展开它并穿行其上。”

节选自《书到今生读已迟》



《书到今生读已迟》

作者：黄德海

出版社：作家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17年5月

编辑推荐词：本书既解读《左传》《诗经》这样的经典之作，也试图破解玻尔、海森伯这些人物的心理奥秘，还分享了金庸、金克木等对作者影响甚深的作家与作品。作者说，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使自己更了解自己，以便有可能成为更好的人。

